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山海紀聞一

紀全遼形勢建置

全遼延長二千餘里三三盆河中分其界故曰河
東河西河東一十四衛東西南北俱千餘里水
利土產既富且饒盡染腥奴之場河西一十一
衛東西不滿七百餘里南北或三五十里或僅
百十里自廣寧一棄至今七載半壁未爲我有

纔復三百里之殘疆寧前一線杏錦陟步雖云
恢復未獲安枕夫廣寧分巡一道設自成化間
而兼攝兵備則在嘉靖二十九年矣本道所屬
有廣寧左中右右屯左屯中屯後屯義州九衛
大興大福大鎮大勝錦昌錦安戚家大茂大定
大安大康大平大寧大靜大清鎮夷鎮邊鎮安
正安鎮遠鎮寧團山中安壯鎮鎮武鐵場鎮靜
平洋西興西平西寧二十一堡松山大凌河二
所杏山小凌河十三山間陽牽馬嶺盤山高平

沙嶺及廣寧在城九驛鎮撫標下中軍暨各營
參遊一十員守備一員備禦五員提調守堡驛
官四十員總轄原額主客官兵丁軍吏夷倭四
萬五千九百七十八員名內除廣寧左中右左
屯中屯後屯右屯義州等衛官吏五百七十二
員各通事門臺軍二百二十九名河東調操官
四十一員名儒學教官五員廩給官二十員廣
寧在城驛間陽十三山沙嶺高平杏山義州小
凌河等驛支賞不支糧軍士二千五百九十名

邊疆西南起大興堡接寧前椒木冲堡界東北
迄三岔河海州界延長五百五十三里邊臺三
百五十九座腹裏接火臺二百三十九座新建
敵樓一十三座大路臺七十九座海防西起杏
山顧家山臺東至三岔河西岸迂迴曲折四百
五十里通船海口一十三處瞭倭臺架二十七
座道屬濱海近邊冲繁稱最者錦義正安鎮武
四處可通大舉附塞夷人紗花煖赤都令今已
投奴額伯革黃台吉五路打賴汗青反青乃蠻

昂翬拱兔等酋蟻聚臬視雖開馬木二市鎮靜
鎮夷大康等堡似可羈縻第谿壑難盈夷性靡
常本城東環渤海西障醫閭前恃錦義爲藩籬
後倚正安鎮靜爲鎖鑰據三韓要地稱形勢之
區重兵屯聚誠足彈壓兩河有警居中調度分
戍應援緩急相濟儼然常山之勢在焉邇年奔
棄城池蕩平道路茅塞白骨相撐青燐遍野且
奴孽潛渡三岔黃泥窪出沒無時遠瞭不明近
探不的前鋒撥役不過望塵以爲真見將領等

官不過閉門以爲善守竊恐廣寧不復杏錦終是偏安寧前將爲梗塞河西尚難我有何以恢河東而破奴穴哉况近又求和我當急急以修戰守插箇西退我當放膽以絕後患如高台一堡止有速不的一種爲市彼既不從插而西乃插之叛部也又暗交于奴而東乃奴之心腹也猶且買我之米糧賣之奴乃我之內奸也盍請密旨暗令督鎮或借厚賞之名以盡殺或出採獵之舉以滅絕此虜一剷東可斷奴之窺伺西

可洩插之忿恨內可除我肘腋之患豈非一舉而三捷也况此虜老幼精壯不滿萬數易爲殄滅者也兵法云其次伐交的與奴交故可伐也欲制罕罕先制郅支今日之速不的正郅支之類也欲復廣寧先剿速不的我得併力東向而無後顧之憂除插叛部非挑插箇之怨亦何憚而不舉此耶遼土未復因遼人未歸遼人未歸因遼弁散處遼弁散處因遼之俸糧未復還其舊也誠查遼之舊日千百指揮之俸俱照山東

各省之數而先還之遼遼有十萬三千軍兵之
餉亦還之遼遼之世職隨俸自來遼之百姓亦
隨官自來不待驅逐出關而輻輳還故土矣
全遼之地宛如鼉形奴寨是其首灰扒南關金
台白羊谷五穀城一帶自北而南是其脊寧遠
過三岔河沿海金復等州直至鎮江是其腹遼
瀋開鐵清河寬奠廣寧諸內地是其腸胃關門
一闕是其尾間旅順是其臍蒂大海連鴨綠江
以上烏龍潭纏繞奴山流出太子河滋潤遼地
總歸三岔河復注于海首尾呼吸血脈貫通論
其理首能受氣而泄于尾間雖有彼損我益之
象按其形奴酋居高而寧遠關門居下從下攻
上彼反得勢而我無權故寧遠守禦之力有餘
而難于搗巢之戰

沙河驛 至雙墩舖十五里

雙墩舖 至中後所十八里

中後所 至東關驛二十里

東關驛 至曲池河舖十五里

曲池河舖 至中右所城十五里

中右所城 至曹庄二十里

曹庄驛 至寧遠十二里

寧遠城 至雙樹舖十八里

雙樹舖 至連山驛十八里

一衛

連山驛 至中左所二十里

中左所城 至高橋舖十五里

高橋舖 至杏山驛十五里

杏山驛 至松山所十八里

松山所 至小凌河驛十八里

小凌河 至紫荆山十五里
至西北至錦州城

二衛

錦州城

紫荆山舖 至大凌河所十里

大凌河所 至糟王舖十五里
至西北至威家堡

威家堡

糟王舖 至十三山驛十里

十山驛 至窩塌舖八里 往西北至義州

二衛 義州

窩塌舖 至榆林舖

右屯衛城 貼海浴

榆林舖 至新舖十五里

一衛 新舖 至閭陽驛十五里

閭陽驛 至寺塔舖十五里 往北捧馬驛嶺 捧馬驛嶺

寺塔舖 至壯鎮舖七里

壯鎮舖 至南二十里舖十里

南二十里舖 至南十里十里 孔清堡

南十里舖 至廣寧城十里

四衛 廣寧城 至東十里舖 通夷堡

東十里舖 至東二十里舖

東二十里舖 至潮溝舖十五里 往北至團山堡 團山堡

潮溝舖 至盤山驛十五里 往北至正安堡 正安堡

盤山驛 至鎮武堡四十里

鎮武堡 至平洋橋三十里

平洋橋 至西平堡三十里

西平堡 至西寧堡三十里

西寧堡 至河東東昌堡二十里

河界三岔河分東西 河西冬走冰夏行船

河東中路往東行至海州六十里轉往北行至開原盡極處五百里

馬圈子 至新舖十里

新舖 至東昌堡十里

東昌堡 至乾溝舖十里

乾溝舖 至石井舖二十里

石井舖 至海州十里

一衛海州城 至土河舖十五里

土河舖 至乾泉舖十五里

乾泉舖 至鞍山站三十里

鞍山站 至長店舖十五里

長店舖 至沙河舖十五里

沙河舖 至首山舖十五里

首山舖 至八里庄七里

八里庄 至遼陽城八里

五衛遼陽城 至接官亭十五里

接官亭

至瀾泥鋪十五里

瀾泥鋪

至三拘鋪十五里

三拘鋪

至虎皮峪十五里

虎皮峪

至板橋鋪五里

板橋鋪

至沙河鋪十五里

沙河鋪

至白塔鋪二十里

白塔鋪

至渾河鋪十里

渾河鋪

至瀋陽城十里

一衛瀋陽城

至榆林鋪十五里

榆林鋪

至蒲河鋪十里

蒲河鋪

至蒲河城十里

蒲河城

至凡河鋪七里

凡河鋪

至鎮寧堡八里

鎮寧堡

至夷虜城十五里

夷虜城

至北腰鋪十五里

北腰鋪

至蘆野鋪十三里

蘆野鋪

至凡河城十五里

凡河城

至新興堡十五里

新興堡

至鐵嶺城十五里

一衛鐵嶺城

至中安堡十里
貼東邊至撫安堡

撫安堡

中安堡

至山頭舖

山頭舖

至鍾固城

鍾固城

至沙河舖十里
貼東邊裁河堡

裁河堡

沙河舖

至山岡舖十里
貼東北松山堡

松山堡

山岡舖

至開原城二十里
貼東北青安堡

青安堡

開原城

往東至威遠堡

威遠堡

鎮北堡

青陽堡

鐵嶺城東邊轉南行至金州城

東山堡

至平奠堡三十里

東州堡

至馬根丹三十五里

撫順所

至奉集堡七十里

馬根丹

至散羊峪三十里

奉集堡

至瀋陽城四十里

散羊峪

至清河城四十里

威寧營堡

至清河五十里

清河城

至一堵墻堡三十五里

一堵墻堡

至鞏陽堡三十六里

鹹場堡

至孤山堡二十里

甜水站

至草河堡九十里

孤山堡

至灑馬吉堡六十里

灑馬吉堡

至鞏陽堡城六十里

鞏陽堡城

至新奠堡五十里

草河堡

至鞏陽堡城九十里

新奠堡

至寬奠堡城三十里

鎮夷堡

至鞏陽堡城一百三十里

右衛

寬奠堡城

至大奠堡二十里

大奠堡

至新安

新安堡

險山堡

鎮東堡

至鳳凰城三十里

大佃堡

至永奠堡三十里

永奠堡

至長奠二十里

長奠堡城 至江沿臺堡一百里

鳳凰城 至湯站堡五十里

鎮江城 至湯站堡六十里

湯站堡 至江沿臺堡六十里

江沿臺堡

龍台鋪 至塔山鋪十五里

岫巖堡 至蓋州一百二十里

塔山鋪 至汾水十五里

青台峪堡 至鎮東堡一百里

分水鋪 至耀州堡十五里

連邦峪堡 至海州六十里

耀州堡 至橋頭鋪十五里

橋頭鋪 至李羅鋪十五里

李羅鋪 至青石嶺十五里

青石嶺 至蓋州城十五里

一衛蓋州城 至榆林鋪十五里

榆林鋪 至塌頭鋪十五里

塌頭鋪 至塌兒鋪十五里

塌兒鋪 至熊岳驛十五里

熊岳驛 至布子鋪十里

布子鋪 至新安鋪二十里

新安鋪 至五十寨二十里

五十寨驛 至南縣鋪十里

永寧監 至蓋州一百四十里

南縣鋪 至孟家川十里

孟家川鋪 至墨塔十里

黑塔鋪 至八家鋪十里

八家鋪 至復州十里

一衛復州衛城 至沙河鋪十五里

楊官堡 至沙河鋪二十里

沙河鋪 至麻河鋪二十里

麻河鋪 至栞古驛十五里

樂古驛 至古城鋪十五里

古城鋪 至蒲瀾鋪十五里

蒲瀾鋪 至向陽鋪十五里

向陽鋪 至石河驛八里

石河驛 至樓子舖七里

樓子舖 至望海塢堡十五里

望海塢堡 至甲匠舖十五里

甲匠舖 至望城岡舖十五里

鹽場堡黃骨島堡 至歸服堡一百五十里

歸服堡 至紅嘴頭五十里

紅嘴頭 至望海塢堡五十五里

望城岡舖 至金州城五里

一衛金州城 至南關舖十五里

南關舖 至棘針舖二十里

棘針舖 至木場驛十五里

木場驛 至雙廟舖十五里

雙廟舖 至山澗舖十五里

山澗舖 至旅順口二十里

旅順口 通登州水程五百五十里 至金州城一百二十里

出關北邊路往東行南係海沿

鐵場堡 至永安堡三十里

永安堡 至背陰障二十里

背陰障堡

至三山營堡十五里

三山營堡

至平川營堡二十里

平川營堡

至瑞昌堡十五里

瑞昌堡

至高臺堡三十里

高臺堡

至三道溝堡八里

三道溝堡

至新興營五里

新興營堡

至錦川營堡八里

錦川營堡

至黑庄窠堡二十里

黑庄窠堡

至仙梁寺堡十五里

仙梁寺堡

至小團山堡十五里

小團山堡

至興水縣堡二十五里

興水縣堡

至北塔峪堡六里

北塔峪堡

至塞兒山堡十里

塞兒山堡

至灰山八里

灰山堡

至寺兒堡十里

寺兒堡

至沙河營五里

沙河營堡

至長嶺山堡十里

長嶺山堡

至段木衝堡二十五里

段木衝堡 至大興堡二十五里

大興堡 至大福堡十二里

大福堡 至大鎮堡二十里

大鎮堡 至大勝堡十八里

大勝堡 至大茂堡十五里

大茂堡 至大定堡二十里

大定堡 至大安堡二十里

大安堡 至大康堡二十里

大康堡 至大平堡十五里

大平堡 至大順堡三十里

大順堡 至大寧堡虜失

大寧堡 至大靜堡八里

大靜堡 至大青堡二十里

大青堡 至振夷堡十里

振夷堡 至振邊堡五十里

振邊堡 至振靜堡二十里

振靜堡 至振安堡二十里

振安堡 至鎮遠堡三十里

鎮遠堡 至振寧堡十八里

振寧堡 至振平堡七十里

振平堡 至西興堡三十里

西興堡 至西平堡三十里

〔河界〕三岔河分

河西河東

過河貼西邊往北路程堡圈

東勝堡 至長靜堡十五里

長靜堡 至長寧堡十五里

長寧堡 至長定堡二十里

長定堡 至長安堡三十里

長安堡 至長勝堡三十里

長勝堡 至長勇堡四十里

長勇堡 至長營堡二十五里

長營堡 至靜遠堡二十五里

靜遠堡 至平虜堡三十里

平虜堡 至上榆林三十里

上榆林 至十方寺堡三十五里

十方寺堡 至丁字泊二十五里

丁字泊堡

至宋家泊二十五里

宋家泊堡

至爭遲堡三十里

爭遲堡

至振西堡三十里

振西堡

至殷家庄寨十五里

彭家灣堡

殷家庄寨堡

至平定堡十五里

平定堡

至定遠堡十五里

定遠堡

至慶云堡三十五里

慶云堡

開原馬市堡

古城堡

永寧堡

鎮寧堡

紀名號決戰勝

奴酋名號

號憨者主也

四男名喝竿稱憨不出戰

號貝勒者王也

凡老

奴子姪孫正派稱之

號恰者總督也

以真夷有才畧任之

號娥夫

者駙馬也

號姑嫗者女婿也

凡雜夷中國人心愛者俱

配號孤山者總兵也

非真夷兇很者不當此任

號牛鹿者

將官也

俱不用中國人凡雜夷中選任之

號獐鷹者千把也

亦以雜夷選用

號擺言者好漢也

披重甲衝營破陣者俱是又有號紅

擺言者最精健

一奴酋號色

黃色是憨紅白藍是貝勒

卽各王子

黃藍紅白做

心以別色做邊是憨與貝勒下孤山牛鹿之類不外黃藍紅白四色非如中國五色俱全寓五行五方五音五味相生相剋之意

一奴酋旗號

大旗用竹竿或木竿高一丈八尺旗面以黃藍紅白紬絹爲之畫神馬飛虎之類用擺言披重甲者執之凡小旗或繫鎗桿或插腰間各隨大旗之色不使參雜

一奴酋統屬

憨總統貝勒恰娥夫孤山牛鹿獐鷹擺言等酋貝勒八恰四娥夫六孤山八牛鹿三百六十擺言共紅擺言三千有餘各牛鹿所屬健夷或五七名或十數名或三四十名各不等非如中國整營整隊連帥什伍之節制

一黃旗下是喝竿憨老奴第四男也老奴死喝竿立奴衆稱爲憨僞號後金國皇帝砍倒黃

旗則喝竿之頸可繫頭可獻內有黃心紅邊者是台吉超哈貝勒乃喝竿之男又有蟒疙疸貝勒湯鶯太貝勒塔喇哈哈毛坡乞恰草孩喇恰毛把哈哈併兩孤山大小牛鹿黃旗一倒奴衆披靡破竹矣

一紅旗下是昂把兔貝勒內有紅心白邊者是姚塔少塔乃昂把兔所生二男亦有兩孤山大小牛鹿砍倒紅旗此族可縛

一藍旗下是賣疙疸貝勒偏阿貝勒內有藍心紅邊者是安明貝勒吉汗尖山亦有兩孤山大小牛鹿砍倒藍旗奴亦大敗

一白旗下是阿吉哥貝勒內有白心紅邊者是王哈赤貝勒乃王台之男撫夷總王王世忠之兄兄居奴穴弟在

入朝此正防微之一漸用間之一機况楊姑嫗

康姑嫗董姑嫗佟姑嫗

名養性

李姑嫗

名永芳死有男

併狡兒兔哈赤兩孤山大小牛鹿砍倒白旗則奴之黨與可滅心膽可寒授首指日矣

支派之序

奴兒哈赤

殘忍嗜殺搭背瘡自死生男七人

長男紅把兔

老奴

欲克撫順紅把兔諫以不可背天朝恩老奴怒殺之生男一

杜大哥

次男昂把兔

稱貝勒見領兵生男二

長姚塔次少塔

又次賣疙疸貝勒

見領兵一偏阿

又次喝竿

稱憨老奴溺愛遂繼位寬和豁達生男一

台吉超哈

又次蟒疙疸

稱貝勒見領兵無男

又次湯鴛太

稱貝勒見領兵無男

又次阿吉哥

稱貝勒見領兵無男

鼠兒哈赤

老奴之二弟也早死生男三

長安明

稱貝勒次見領兵

尖山

見領兵

次吉汗

見領兵

狡兒兔哈赤

老奴之三弟見在身體肥蠢無用有男尚幼

外有壻六人王哈赤

稱貝勒又稱都堂係王世忠之親支

楊姑

婬 康姑婬

董姑婬

佟姑婬

名養性

李姑

名永芳已死有男

嘗聞一勝者王再勝者霸三勝者滅今奴一勝而得河東再勝而掠河西三勝而躡薊門是滅亡之會也况得遼人十有其八殺遼人十有其

七凡遼三尺遺子誰不思雪恨報讎惟在鼓舞
振作惠愛保恤使三北之過開一面之網凡哀
我鴻鴈憫我扶杜招集後徠最爲恢疆復土之
要也且廣寧復而右屯錦義膏腴之區屯政可
興南衛復而銅鐵鉛銀山澤之中礦利可得餉
費於目前者有數賦增於日後者無窮是不大
費於今必不大省於後也較之株守寧錦一線
之路今日告餉乏明日討軍實悠悠無結局之
期勞與逸省與費萬相倍也

紀八島形勢利便

海上諸島自西迤東環繞遼岫共二十餘處其
間緊要便於屯練進取者只有八島一覺華一
蓋套一旅順一廣鹿一長山一石城一鹿島一
皮島覺華之在寧遠已經駐兵布置若蓋套進
可復蓋海規遼瀋退可據長生連雲二島興屯
利以張犄角以扼奴吭緩急與關寧聲息相通
旅順南接登萊北通金復東西聯屬諸島此南
路進兵之要道也廣鹿長山遡各百餘里旣饒

耕牧之地更多駐練之場且切近老岫從紅嘴
堡望海塢進則可南走金復北出蓋海以窺遼
瀋石城寬廣五六十里內有膏腴數百頃而黃
骨堡沙兒寨黃嘴塢俱可伏險出奇鹿島局勢
雖小進討極便如繇璇城湯站直抵遼瀋還收
寬駿左衝右突不啻從天而下皮島周圍五十
餘里東聯屬國北控奴巢西窺遼瀋南濟登萊
扼要出奇以上八島皆星羅碁置分布沿岫水
陸互練在舟爲水兵登岫爲陸兵出沒無常多

寡莫測奴馬第長于陸不長于水沿海處處受
敵處處設備我以屯牧之暇遊戲水面以誤之
彼首尾相救奔走疲命猝然乘要害而起此以
逸待勞反主爲客之妙也但在我兵力有限廣
布爲難就中喫緊扼要則以旅順爲第一策我
出師寧錦臨三岔薄遼陽撼奴之頭約東江朝
鮮張聲勢嚮鴨綠江一從鳳凰山掣其尾一從
夾山關擣其穴而旅順直趨金州間道走岫巖
攻其心脇此三方大舉出奇制勝之處也然寧

錦擊首爲先聲東江擊尾爲虛勢諸島並列爲
疑兵皆不可嘗試爲躁進爲輕敵而旅順獨居
中爲全力其節短其勢疾用力約而成功多捨
此一步另無恢復

紀合南衛廣寧以復全遼

登州旅順兩岸相對一蓬風便朝夕可抵時至
秋深東北風多轉盼冬寒海冰泚岸飛渡險阻
國初以遼附山東水路恒通迨後以遼附北直
榆關爲重而登旅之路遂塞然而舊蹟尚在也
今復設登遼二撫登撫南聯登萊北復四衛遼
撫東整殘疆西固榆關任誠重然從來復遼之
舉議者俱未挈其要領盍以遼之形勢觀之夫
全遼形勢如人一身山海如頭寧前如頸錦義

右屯如兩手廣寧遼陽如肚腹北四城開鐵瀋
陽如左足南四衛金復海蓋如右足今復南衛
是治其右足人之腿足必與肚腹頭頸相連屬
而舉動始活必復廣寧通三岔河接東昌堡而
南衛始爲我有南衛廣寧俱爲我有如癱瘓之
人幸遇良醫血脈融通筋骨連接一肢一足之
痿痺可以立瘳止久遼陽北四城之地一左足
之恙耳如不復廣寧雖復南衛血脈斷絕生氣
消索其能久乎况旅順一堡耳金復海蓋相去

四百餘里我兵南距大海東西無援其何能支
故今日欲復南衛籍之爲虛聲則可倚之爲實
者則不可復南衛併復廣寧變虛而爲實則可
復南衛不復廣寧廢實而徃虛則不可且廣寧
去寧錦僅跬步之近南衛去登萊隔瀚海之遠
運餽轉輸之難易又不可不辨數年來東江遠
涉海外原以虛而牽奴之實今我自去其虛而
奴反益其實我又不能以實禦致有遵永之禍
今宜張其虛以喝奴秋冬猖狂之謀固其實以

固我來春恢復之計目今錦寧山海遵永間秣馬勵兵寂然勿動俟秋冬兩防無事之後遼鎮復廣寧等處登鎮復南衛等處刻期齊進定限復城山海以西宣大以東仍頒處處嚴防若奴犯廣寧南衛出銳師以尾其後若奴犯南衛廣寧出銳師以擊其傍若奴不動我且東西耕牧兩河屯守此又非用寡之所能也南衛廣寧各非五萬之衆則不能填實而十萬之兵作何調募養兵之餉作何接濟器械衣甲馬匹船隻作何措辦必使一針不錯一縷不紛方可成事

紀路河

路河有益邊疆誠爲得策欲復廣寧當卽修路河且收水利防水患其高深丈尺志已載盡第稍增益便爲萬全復廣寧用此一策戰守俱有所恃則事半而功倍也

紀復廣寧南衛

開原撫順廣寧三城俱非我有何怪插酋不在彼住廣寧復舊市開插自東宣雲緩我之門庭

清寧藩籬增厚堂奧始得安康不復廣寧挿住
宜雲宜雲則患挿奴侵遵薊挿又遠遁宜雲又
患奴是宜雲遵薊我之門庭也門庭不清皆因
藩籬不增廣深厚致有門庭之寇門庭不清楚
寧靜致有堂奧之驚故復廣寧乃今日之急著
併復南衛尤復廣寧之全策

紀三岔河旅順口鎮江等三方

奴酋入踞我遼陽以三面迫我西則爲我三岔
河西南則爲我旅順口東南則爲我鎮江城寬
奠五堡等處彼以三面迫之我以三方應之彼
以我侵地孤懸而守之我以我三方併力而毆
之

如三岔出師與奴敵則旅順應以水陸兵進薄
海州牛庄等處而鎮江兵漸進海蓋以援之如
奴潛師間擊旅順則鎮江兵應急出橫截歸路

而以三岔兵直趨遼瀋以尾擊之如奴遠掠鎮江城等處則三岔應分兵疾趨奴之新城而旅順兵應從間道覘其惰歸與三岔合兵夾擊之

紀城南關旅順

一議城南關嶺旅順口三面皆大海口內有小沙灘長里許可容千餘人卽今立營房處沙灘外四面皆水水四面皆高山山之西北隈有新舊二城遺址在焉城之直北皆平山去城數十里爲南關嶺濶僅數里形如葫蘆口兩傍皆海

回視旅順口儼然葫蘆底也口狹底寬截長補短計將百里許可敵今之一大縣其中平衍處儘可屯種欲復遼瀋樹三方觔角之勢此其一也當選大將一員於南關嶺築城以陷虜騎內可以保障旅順外可以虎視蓋州奴若過河西犯我兵可從登州直搗遼陽相距僅五百餘里視毛帥住皮島隔大海遠在千里外者牽制之功不啻霄壤然城南關必須先集磚石於浴海兩岬供役需五千人又須先設木柵於城外後

併工修築期一月工完乃可動工數日間虜騎必來探望我分兵拒之木城外虜探騎必不多待其回報益兵來攻必經旬日我之城工已過半矣

紀分兵旅順

一分登兵戍旅順登兵五千新舊各半舊規出汛駐劄皇城島者爲遼陽未失金州沿海有兵對峙爲聲援所以防倭患也今旣無倭患旅順一帶虜又棄而不守則駐劄皇城頗爲無味似當移駐旅順將五千分爲二營設二參將領之

紀鎮江

一先駐鐵山止隔鴨綠江三條去遼陽九百里耳今退皮島去鐵山又隔一海矣其屬將所駐鹿島石城長山廣鹿諸島皆隔大海與遼陽老岍渺不相涉獨鎮江一處去奴差近可以駐師爲觜角之勢當日招擒佟賊泊舟於此僅兩宿耳

紀寬奠諸堡

寬奠等堡正當奴巢之後繇通夷關入可三百餘里繇鎮朔關入可二百五十里其巢前有城後依叢林密箐以自固無甚深阻得以精兵二三千兼程而進掩彼不備

紀海州

海州西望廣寧南聯蓋復金三州是南衛往北盡頭處北近遼陽瀋陽奴之新巢欲復南衛此處乃奴與我必爭之地不比他處艸艸舉事必

得善守之將足一年之食鎗銃火藥凡守城之器務期全備海州守固全遼得復在廣寧有犄角之勢在金登成屏捍之威在遼瀋第臥榻之間耳斷不容奴斲睡可也東昌堡亦名牛庄止可做海州前探之區不可久住是今日之海州正昔日之卽墨必善守如田單暗藏一火牛雖齊七十餘城可復况遼乎

紀冷口

邊外大川爲東西虜捷徑可行數十萬騎其桃

林界嶺因撫賞熟徑竇建昌一路尤甚然如奴入大安堡陷遵永竟從冷口瓦窰換班捆載蓋以龍井大安遠十日程不若冷口便也過數里爲湯泉平沙蔓草顧見虜中都山川嵐層積此路須設重兵其次則界嶺越遼西闖與冷口並急若桃林阻水青山阻山較此尤易守耳奴東近以九千兵守之自援凌調發一空不滿二千今以一千五百守石門百道子東尖山琵琶梢觀音溝一帶以二千守星毛溝河流口以一千

五百守桃林口佛兒峪劉家口等處以三千六百守重峪口東勝寨青山口羅洋峒箭竿嶺中勝堡等處皆見在調防更于瓦窰高埠添設砲臺二座安置神器對打客山○方盛夏五月山海關外震雷猛風飛砲大於鴿子見告矣宣府是月初一日又告鎮安堡大雨雷雹霹靂碎火藥于城樓矣皆奴報西行後徵應也

紀開原

開原本以隔斷奴之要路開原失奴要路始通且金台失白言骨無所依賴俱奴所併金白二酋精壯勝奴者不下五千繇此若宰賽若抄花奴又并之宰抄二酋精壯又有五千餘合之灰扒兀喇濼跨魚皮毛林諸種共有五六萬又天啓七年傲汗都令火兒勤束不的又有二三萬總之不滿十萬昨薄都下僅有三萬賊塘報動稱三四十萬訛也

山海關外紀聞

紀奴老寨

奴老寨後爲長白山山後爲渾河遡三岔河
入渾河躡其後戶此一奇着然杜將軍向不渡
此河陷沒耶昔憲宗時李秉趙輔大討董山一
出渾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一由鴉鶻關
過鳳凰城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則從薄刀山
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古城聞此皆鳥道
縣絕人不得竝行騎不得成列之地趙將軍又

何以鼓行深入一舉克捷耶

紀失開原

前日之賊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一帶僅僅東北一路四圍逼來自清撫失事以後守寬奠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以漸逼而轉蹙之猶易也自大軍三路敗沒而賊始敢掠盡屯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合西虜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軍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朝鮮北關賊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哉

紀遼官專設

遼左額設道將各官原皆爲西北大虜而設獨寬奠清河撫順三處爲東夷而設各有信守况以三岔河分東西相去千里尤難調援惟總兵職統全鎮無事居守廣寧有事東西策應與各守一地者不同自逆奴發難河東用兵而調西道爲監軍疲寧錦于奔命

紀奴情

當先衝陣遼人也層層監制者賊也乘勝長驅者賊也尾後不絕者婦人女子及束草爲人遠望之皆賊也奴素善愚我而我並無一事愚奴豈智巧不及遠至此哉

紀奴奸細

夫均遼人也惟撫順清河之人始而與奴接兄弟旣而與奴通婚媾故撫一失清河旋陷二城之人至今爲奴用事殘酷狡黠甚於奴揆厥所

由因開市年久夷夏防疎故其人陷于犬羊而恬不知耻奴亦熟稔情好而任用無疑若此輩約有二三千鑒此則張家口潘家口之款又不可不嚴其防也

復遼實著

遼地綿亘二千餘里而三岔河中分其界河東遼陽爲重河西廣寧爲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前屯不過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又安望其復全遼破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十里距河爲守謹防暗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右屯足稱犄角是自強之地也土沃產殷屯種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俱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受賞之地廣寧一復插酋必還舊穴

思討原賞而宜雲亦得稍緩是於挿爲調虎之計於奴爲坐困之謀必再加申諭凡遼人有潛住省直者儘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留遼人者從重參究以清內地遼之科貢世胄俱許仕遼以立功勳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員缺庶遼望先歸遼衆景從或路遠難行官給脚力或窮餓不前官給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全活孑遺期歸故業精壯選之爲兵老弱助之爲農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著也

遼原有屯糧有屯艸有科糧有科艸載在冊籍藏之水庫如每衛有掌印指揮一員有掌所千戶五員有署印百戶五十員總旗小旗屯頭甲首糾察戶有軍幾名馬幾匹幫軍餘丁幾名隨馬軍田幾分每田五十畝爲一分授屯軍一名每季食鹽菜銀二錢五分秋納屯糧或谷一十五石或豆七石五斗草七十五束外此又有科糧科艸之名乃百姓祖業已地地有金銀銅鐵

之殊科有上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廩之內以爲軍儲之需有管屯之官專以追徵爲任有倉廩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遼官兵十萬三千坐食本衛本色六箇月仰食京運折色六個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廐士飽於伍法莫良於此矣今或地在人亡宜補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谷或豆青艸谷艸至秋上納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借食米亦預擬其息以爲上納之準再廣募商賈各備貲本屯田塞下或旌表或加級或贖鍰或糶賣俱以本色爲重而折色有禁較之兵丁月食厚餉歲獲幾何且旣欲其戰守又欲其耕耘能堪此重役乎且不肖將領每藉公作以耨私田卒致枕戈之健兒竟是荷鍤之傭僕敵愾何以振撻伐何以張哉是民屯足以養兵兵強足以衛民也便計也

紀必復廣寧速備京師

欲復廣寧一帶非五萬兵不可廣寧原額官兵有十營六哨大約不過一萬五千餘員名東有鎮武堡至廣寧九十里原額馬步官兵五百八十員名以遊擊總之所屬西興等三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又量堡城之大小大約不下三五百名廣寧迄北有鎮安堡南至廣寧五十里以叅將總之所屬鎮寧等五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各堡該軍丁五百員名廣寧迄西北至義州九十

餘里以叅將總之額兵馬步有三千名所屬大
清等五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各該官軍有三百
名者有五百名者亦量堡城之大小容軍士之
多寡廣寧中路迄西至大凌河所一百餘里有
備禦總之馬步官軍有四百餘員名廣寧迄西
南至右屯衛一百二十里有遊擊總之馬步官
軍原額有四百餘員名名爲援北而實爲海防
之設迄義州至戚家堡五十里有遊擊總之所
屬大安等三堡每堡原額馬步官兵亦僅足三
百之數其錦州南北所屬邊堡已見有兵將駐
劄獨以廣寧未復等城而論之夫廣寧存城之
兵實數止用一萬精兵甚至再添五六千足矣
其餘者分發各堡譬如三岔河至義州東西大
小城堡約有二十四處路程亦不滿三百里某
城遊擊馬步兵若干某城叅將馬步兵若干某
堡守備守堡馬步兵若干無事派定停當必設
處那向兵馬填實其餘不足者請餉召募土著
務期五萬之數大小將領必選智勇兼全勿使

庸懦債事兵必須要强壯勿以老弱塞責明春
爲始就在寧前錦州各照信地團練實練一年
踰年舉事庶幾可復况廣寧東環渤海可通四
衛之水路西障醫閭堪爲奇伏之險要前恃錦
義爲藩籬後倚鎮安鎮靜爲鎖鑰廣寧一復又
切近奴巢不惟神京無憂卽寧遠前屯亦安
枕而臥矣再相機而恢復南四衛宜亟用精兵
二萬一萬繇登津以抵金復一萬繇鎮江以抵
海蓋廣寧選精騎數千繇南海口接應四衛此
潛渡之一法也若奴知覺多設旗幟火砲直抵
三岔河上佯爲搗巢之舉奴必縱兵以堵三岔
河我登津鎮江之兵乘虛一鼓而復四衛此聲
東擊西之一法也雖然東奴之來去籍東卜的
之引導潛居寧前一帶僞稱屬夷隨東卜的所
扎之處務多方奇計絕其種類可也况東卜的
老弱不滿數千專爲奴之黨與奴黨一散我則
任意作事廣寧復南四衛自無不復四衛復奴
必不敢盤據瀋陽而歸老巢矣然老巢又不容

易歸也奴必與我決一勝負而後始定去就我又必得精將銳卒圖一大創之然後奴孽方死心而歸故巢奴一歸故巢其遼瀋開鐵諸處復全矣噫此必需三年預爲措辦而後一舉可復若今日燃眉之計則神京爲亟昌平駐遼兵三千通州駐遼兵三千涿州駐遼兵三千必擇廉能之將以統之其本處之兵止可用之守城練習火器教演矢石如奴自昌平路入通涿之兵爲左右翼如奴從薊門繇通州路來昌涿之

兵爲左右翼如奴從宣雲路犯則昌平通涿之兵互相彈壓何致奴薄城下之轍哉再使宣大各路之兵清野待敵之隙此以逸待勞之一策也若夫錢糧之不足者非不足于加增實不足于冒濫也近遼東各大小將領以下孰無侵占孰無隱冒必須設法清查速將老弱無用者汰之至少僅足供昌平通涿九千兵之餉若明春一年不犯將昌平通涿之兵齊復廣寧此又兩利之謀也大抵真奴不滿二萬連年蚕食金台

石伯顏姑灰扒吼喇魚皮都領等夷盡十萬矣
堪戰者止有三四萬而我若以實心行實事又
何懼于奴他若山東等處之遼官遼民必速發
遵永暫住以待恢復之用

漸復廣寧

廣寧雖陷于虜而虜不居猶爲我之內地雖屬
于內而我若不復又爲虜之外資况錦寧彈丸
而軍民雲集壅滯于一處而宵啼露處不若開
拓乎疆宇而分居散逸之爲得也然恢廣寧先
復義州與右屯二地乃廣寧之兩翼兩翼不張
雖復廣寧亦孤而無助

紀遼薊宣雲之合勢以分虜

太祖高皇帝建大寧扼二虜于東西以三韓爲
肩臂彼不得合謀攻我我得以專力制彼神謨
超絕千古

成祖文皇帝以夷攻夷遷大寧于內地立屬夷
爲外藩不郡縣而爲我編氓不禾糧而爲我戍
卒內息民力外養軍威似莫善于此也但非我
族類積養成驕積驕成變時爲東虜耳目時爲
西虜腹心或借東以掠西或勾西以掠東始則

畏我而潛謀繼則要我而明犯虜之勢合我之勢分合則兼收其利分則兼受其害邊將掩敗爲功債帥剝軍媚虜將不習兵兵不習戰遂至決裂不可收拾東奴入寇屬夷鄉導將怯而鼠匿卒潰而狼奔薊門天險建臺設關修築費無窮之財不能濟一朝之用良可嘆也自山海關抵开運口分隸三協十二路沿袤一百七十里以星散之卒禦電掣之寇勢不敵也所恃者險險不在我所恃者備備難于猝邊在險之內險

在關之外虜居高而望我乘險而拒我如鼠之在穴誰能入穴獲鼠虜可入而我不可以出虜可來而我不可以待險爲虜用不爲我用築邊增險誰曰不善接石爲基則根不深借山爲壁則根不立上重下輕內虛外實于成則速于毀則易經年修築頃刻坦途棄天險而費人力虜欸旣壞勢必遠遁天與機會我不可失地設阨要我不可棄形勢迂迴山水間隔山有起伏水有曲折用山山爲障用水水爲阻高則因高而

削之俾其不可越深則因深而浚之俾其不可
踰鑿山爲壁固于金城注水爲穿險于湯池不
壘而成不營而造取地之形收險之利省虛糜
而獲實用居高望遠守險當衝瞭望不遠則設
備不預設備不預則戰守不利一片石大鹹廠
東虜必由之路滿桃兒木虎嶺西夷結聚之所
瞭在大鹹廠東虜不能驟入瞭在木虎嶺西夷
不能潛趨哨撥有橫有縱設哨有迂有直直不
爲近橫不爲迂前哨爲表接哨乃應有表而內

之聲息相聞有應而外之連絡相續紅草溝爲
山石臺燕之要路都山後爲馬松喜太之衝衢
塞紅門川之險則馬蘭谷墻子嶺吉家庄驟可
無虞據十八盤之險則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
徐爲有備險在內不在外勢在我不在敵我得
險而得勢虜失險而失穴颺颺難于晝見鼾睡
無容近榻借林木而彰疑彼恫于暗度開空谷
而延虜我易于詐坑結草爲兵懸石爲刃總山
合爲一局按局分爲各隘動靜相通呼吸相應

妙用在于撥哨前日非不哨也哨而不遠非不遠也遠而不實明哨如入虎穴暗哨如履虎尾去與不去誰爲查點實與不實誰與照對出則任其遠近報則任其虛實上下相朦合成一套有哨與無哨同也是虜得匿伏而撲我我不得暗度而哨賊豈撥夜之罪乎以山爲營以險爲壘撥錯綜而成部伍哨連屬而編行列邊外有邊撥外有撥直哨爲橫哨耳目橫撥爲直撥肩背有興哨有踵哨興哨有度踵哨有方出哨有

令接哨有號查哨有記候哨有時過時則查記無記則查號無號則按度數而查方所是查情之法亦救援之法也撥必朝更而暮移哨可東出而西入或縱撥而改橫或橫撥而改縱隨虜出沒或直往而迂回或曲行而疾走與虜浮沉瞭大虜易瞭零虜難瞭無心之虜易瞭有心之虜難寧以虎視石勿以石視虎彼陽走而陰匿我明見而佯忽料其遠近遲速察其去留聚散走而疾者往也疾而睨者畏也徐而望者瞭也

瞭而近者探也分頭而來者覆我也續尾而至者嘗我也來而不攻者聚也聚而不動者待也齊而不前者分也分而不入者擊其旁也入而不擊者乘其間也既見其形須觀其用再觀其動徐俟其變虜寡而我斂其跡虜衆而我現其形斂跡以示怯現形以示壯欲其入而去其疑欲其疑而增其忌地有不爭而故爲之急勢有必趨而佯爲之緩虜寡而我擊其兩頭虜衆而我擊其半渡投薪縱火伏砲滾石我憑險而擊

彼棄馬而戰我以高臨下彼以下仰攻此必勝之術也奴酋去薊遙于千里裹糧帶甲兼程疾趨兵家大忌况遼有三岔河大凌河小凌河入薊則有撒河黑河灤河西則有潮河白河河防口河此爲天塹何憂其來而懼其驟也前屯衛北山之北斜陰背北山之南號爲函谷拳泥可封百夫守險萬馬難驅夜則縱火晝則拋石馬陵博望之功可成也東不得西則東虜困西不得東則西虜困交不得合則二虜俱困屬夷仰

給于賞欸絕則屬夷困遼薊連而宣雲合虜分
爲三我合爲一大寧可復建酋可撻插虜不足
憂也議者或謂物力不足合抱之材連雲之木
不可勝費也勝敵益強牛畜雲錦不可勝用也
三衛之賞養邊外之卒不借資于內也大同邊
北外立五堡開田給軍不勞轉輸軍民宿飽不
可放而行之乎裂田爲井分流灌田農爲丘而
軍成壘兵食資而戰守備由近及遠循次漸進
不便于馬是不便于虜也屬夷困久生變勾連

爲患我陽絕而陰誘之開沽洩水濤怒自息缺
圍分勢窮寇自散欲孤其勢先散其黨懼其疾
而剪其羽懼其博而斷其臂明勾暗引陽順陰
逆贍其窮獨分其首從窮獨歸而大勢去從者
赦而首惡擒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邊外古法
最善以義院口界嶺口桃林口冷口諸賞招降
于東以捺崖子李家谷潘家口羅文谷大安口
諸賞招降于中以黑谷關潮河川白馬關大水
谷諸賞招降于西向日賞加于酋首今日恩及

于部落向日養驕今日挫銳易金帛以魯編易
羔酒以梁糲昔則挾纊不爲煖今則投醪足以
醉習我制度受我約束化夷俗爲華風變部落
爲行伍卽且甘帶垂餌牽魚不取之取以我還
我漸消漸磨且募且坑東連遼左西接宣昌那
尋丈而就只尺改單薄而成連絡外增重圍內
設疊障薊鎮之有護如保鎮之有宣雲虜豈得
突而入耶不由山海竟闖喜松是有外護而安
無外護而危也

破三說擣奴巢以鼓中外之氣

一曰漸進漸復也一日用夷攻夷也一日修屯
政爲久計也此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
遼之急著也何也兵家之勢利于合不利于分
奴之尅我城而不守也情之深而策之巧也蓋
奴衆實不越五萬若得城卽守則地廣而力分
故旋得旋棄者非愛我畏我也正以分爲合之
計而中國之將吏不識也若我持漸進之說以
爲恢復之謀則得一城守一城復一堡守一堡

多兵則無餉少勢則成孤我散爲守而虜常聚
彼以全力攻我苟一城陷而餘城不可保矣其
不可必保者兵家分合之勢使然也是兵未進
而先疑虜未滅而起釁何可用也湟中屯而先
零降渭水屯而司馬困法非不美也然患在剝
膚而求七年之艾火已燃眉而望西江之水庸
有濟乎況今之屯田割死士之脂膏而足取盈
之令驅荷戈之貧卒而食不毛之場何可恃也
其不可恃者緩急久暫之勢不同也愚故曰此

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著也今
誠爲恢復計則奴巢不可以不擣機不可以不
速奴自尅我兩河而我不敢以一矢相加遣奴
之輕中國也久矣聞其金復海蓋一帶戍守單
弱而貪婪屠戮部曲多離且酋長各擁重兵而
不相下此亦危而動之秋也我乘其無備因其
猜嫌打造戰船千號挑選精卒統以智勇膽畧
之將潛伏于天津山海而陽出陸兵數萬于三
岔河之間高其壘赤其燾以示渡河之勢奴必

悉銳甲以拒我師而我以舟師潛抵鴨綠江直
擣其巢穴率東江之兵收遼之四衛又約朝鮮
之旅攻奴之腹心三方並進水陸夾攻此時奴
欲歸而陸兵尾其後奴欲戰而我已潰其巢奴
欲竄而毛兵衝其右鮮師截其左勢必四分五
裂雖然邊吏以倖安而了局縉紳冀卸擔而因
循造艘千號揮金百萬事出非常勝負難度能
無首事之慮乎前人委之後人而後人復然今
日望之明日而明日又復然天下事將不知所
稅駕矣嗟嗟遼左可復而不能復且使之必不
可復者豈盡武臣之過哉

紀取三韓要地

以寧錦爲正以東江與金復蓋州爲奇正兵出
三岔聲言欲渡奴必分重兵以西禦東江合朝
鮮之衆聲言直搗其巢奴亦必分重兵以東禦
首尾相聯步步綴緊奴兵兩分窟穴自虛然後
三州之師直入心腹奴衆雖強勢必瓦解此不
待智者而後決也且三州枕山襟海沃壤千里
往者全遼半給于此得之可以進可以守可以
屯鑄山煮海形勢最便無中斷之患無衝突之

虞其中所匿遼人尚多收拾一年可以增兵可
以充餉此從來取三韓之第一要地然居奴肘
腋之下其勢必爭非明于致奴不爲奴所致者
未易勝其任也

紀大寧內徙遺患薊宣略

薊門之北有山巍然千仞茂林豐草蓊蔚其間
東連遼左西接上谷北控大漠南遶薊門沃野
千里大寧固我

皇都之肩背也與宣遼並峙以限華夷故援京
城有遼兵焉言近也迨後兀良哈歸順遂徙鎮
人於薊南捐此居之宣遼之聲援隔絕而都城
距之甚遠昔之都長安者急朔方都洛陽者急
太原都汴梁者急河北然遠者二千里之外近

者不下千里今都城距古北黃花鎮一帶遠不
過二百里近則一日之程耳蓋西夏朔方終宋
之世爲中國勁敵燕雲十六州淪入夷狄者垂
五百年今我旣拓而有之此天地所以限華夷
之大界也奈何大寧內徙開平東勝失守火篩
渡河國家形勝所據漸不如初故在陝則寧延
罹其害在晉則石汾遭其毒而薊鎮自庚戌以
來卒無解嚴之期矣故剿逐屬夷恢復外邊設
鎮建官分屯列戍如宣遼制內外兩邊屹然拱

峙宣遼三鎮渾然聯絡或曰今薊鎮增修牆臺
矣添調南北衛兵矣且遼東之兵聽援山海之
東矣宣大之兵聽援居庸之北矣援兵四至春
秋互防不知此苟且目前之計耳人無固志且
西自獨石東抵廣寧此大寧舊地也獨石迤東
至舊大寧朶顏衛夷人居之再東至廣寧泰寧
衛夷人居之至于福餘一衛遠在遼陽三岔河
外今所宜剿者惟朶顏泰寧二衛耳計其衆不
滿萬人部落錯居山谷間我兵一出可逆知

其有倒戈而無格刃矣此職方李公承式所著
樵牧野談之略也因俺答款而中止今挿明以
此地讓奴旣闖遵又闖宣讀此有感

自遼東太平堡西至宣府獨石城近千四百里
南北不及三百里遼金史會州之北有木葉山
南北千里東西約七八百里皆層崗叠巖叢林
茂樹毒蟲猛獸雜聚其中山徑阻塞不通人跡
今西虜稱之曰挿漢東虜稱之曰都山者是也
土蠻居其東俺答諸虜居其西二虜不得常相

通者此山爲之限也西虜犯薊與遼則必徑獨
石邊外三間房東虜犯薊則必經都山舍二路
莫繇也計所以設外防者唯先東北與西北二
處耳北自獨石迤邐而東南止石塘嶺幾三百
里宣鎮之東疆也東自太平堡迤邐而西南止
一片石約三百餘百是遼鎮之西疆也二鎮皆
列兵以守之若復大寧宜自獨石直東分二百
里隸宣鎮移其守東南者守之自太平堡直西
分二百里隸遼東移其守西南者守之中遺地

多不及千里隸大寧焉

京師左山海右居庸未聞虜從彼中入者以外
有宣遼重邊爲之衛也卽在宣遼何歲無虜患
然涉其境而抵都城則少矣蓋虜從彼處侵入
已費攻戰之力及抵諸關之下前有內邊之兵
遏其鋒後有外邊之兵躡其尾怯前顧後不得
自繇不大敗則速走耳若薊鎮止以一牆爲隔
三衛夷人爲之勾引鄉導虜潛伏其地牧獵自
便我之哨探旣難彼之竊發不速分數道更番
攻之且攻且休我雖分兵備禦晝夜戒嚴然依
垣而守地濶人稀曠日遲久易生懈怠或乘風
雨或乘晦夜突如其來衆寡不敵應援弗及欲
其不入何可得哉果復大寧則外邊縱有時警
不過如宣遼故事而京師則宴然高枕臥矣

紀薊門險要

自大寧淪入三衛宣遼之聲援隔絕而薊門遂
爲重鎮矣其先歲遭虜患蹂躪無虛日戚總理
塹山湮谷磚包邊城雖有三十六年河流口之
大舉則邊臣之不戒於武尋亦俱寘之法而今
則非其時矣速不的等酋潛導於奴毛乞炭等
皆新折入於插邊外之屬夷盡撤畿輔之保障
堪虞以十二路之衝險較之山海一路當遼薊
之咽喉不必論矣東協石門路之一片石義院

口燕河路之界嶺口建昌路之桃林口劉家口
徐流口河流口冷口觀音溝白羊峪中協之喜
峯路潘家口李家口董家口鐵門閑鮎魚石松
棚路之羅文峪供山口俱通大舉極衝中協之
馬蘭太平二路則次衝西協之牆子路鎮虜閑
簽兒嶺磨刀峪南北櫻桃園古井路之潮河川
石塘路之大水峪白馬閑東西駝谷等處俱通
大舉極衝曹家路惟有汗兒嶺正閑其餘之河
西七寨乍兒峪弔馬谷皆次衝也雖零星衝口

難以枚舉而大虜萬騎南下勢必繇于諸口劉
家喜峰古北三處則爲殘元避暑人上都孔道
更爲緊要插酋從宣府紅門川南下則古北口
潮河川白馬閑牆子嶺獨當其衝東奴假道薊
門將欲直擣於桃林冷口喜峰之間則徑繇虹
螺山椴木衝一帶而遼左之兵馬不能以顧薊
矣奴以一軍塞中前所一線之路則薊鎮之師
必不能以顧遼兵寡則勢分地遠則力不能及
且連年三協班軍大半俱撤於遼臺牆傾塌者

不獲以時修繕沿邊在在皆瑕薊鎮以匹馬不入爲上功而今日何地何時不惟將每歲之班軍俱應仍歸版築更當以顧遼之兵力分而顧薊也

紀薊門兵馬

薊鎮左輔 神京屯兵碁布於十二路各守提則有路將所統分守之兵於臺頭營漢兒庄石匣營則有三協守所統勇壯之兵於密雲則有總督標下左右振奇營之兵於遵化則有撫院

標下左右中輜重營之兵於三屯營則有鎮守標下內丁坐府右營之兵於三屯之北六十里則有灤陽一營以當喜峰之後勁於永平府則有練兵一營以重北平之屏藩於東西中三路則各有南兵一營以守邊臺於通州則有通州營通津營以護倉廩此皆額設之舊兵也又有密雲之車營遵化之東西兩營宣武營三屯之援兵營薊州之浙兵營通州之民兵營一片石之揚武營此皆因遼事所增設之新兵也薊鎮

自戚將軍繕邊以來畫地爲守東西聲援相接
刁斗相聞虜騎絕不敢南向大司農亦得因兵
以時給餉奈之何遼左一敗再敗征調遍天下
而薊鎮獨先受其害以患切震鄰有呼必應軍
馬之精銳者悉以抽而之遼營伍日空有清汰
而無召募馬匹倒歿有椿朋而無買補先年每
馬驗價十五兩次則十二兩今每匹止准七八
兩或五六兩矣且宣大市口爲挿酋所制已無
馬可買又安所得良駟以收騰驤走敵之用乎
盜甲器械全不打造以補缺額卽有請發不過
京廠之不堪者以充執把而已至新營櫛比月
餉多至一兩五錢而三協之健兒皆棄其薄糈
逃其原伍以投新兵然新營又多變遷不一以
傳舍之官而馭烏合之衆日銷月糜曾不得一
卒之用以容兵言之各鎮之兵堪戰者俱空於
抽調而入衛於薊鎮者則多老弱疲憊不任干
戈之流是新與舊兩受其弊而主與客均無足
恃矣當在先以厚餉募精勇一人可以勝百以

重價市戰馬芻豆不敢虛糜督製器於邊樣而責其良楛練神器於摧堅而發無不中專久任於廉勇之將而敵人寢謀裕糧餉於按月之給而三軍果腹新兵之充數者則當挑其驍勇分之各路以充家丁而新營之將領可以盡裁伍軍之老弱者既當議汰急須清勾壯丁以無令縮額則用一兵必得一兵之力而省一分便多一分之用邊政庶幾有濟乎

紀薊門撥哨

薊邊延袤千有餘里以守爲戰非若他鎮之虜出沒無常不可制限蓋因前人區畫詳備無隙可乘於邊外則有橫撥有直撥有深入虜營之通夜有巡邊守門之夷人虜欲大舉欲零竊未有不可先謀而知者及其挖邊作歹則臺兵有守禦之火器烽軍有預備之烽火稍可通虜之處則有大將軍發損滅虜虎蹲跑佛郎機百子銃併各色鎗砲火器扼垣而擊虜卽入犯未有不可拒堵而守者然非所論於今日也尖夜置

身於險烽軍晝夜瞭望缺餉至半年餘不譁則
不給譁者皆新舊主客之營兵而出哨守烽之
卒給則食不給則忍饑以待救死不暇安望其
宿飽用之以偵探用之於斥堠乎薊鎮邊例九
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千賊以上是
大舉而後烽火及於他協最爲明悉今賊夷雖
數騎該守提自足追勦然不特本路馳援而他
路亦馳赴策應矣卽數百騎之零賊亦報大舉
不特鄰協馳援而標兵亦統之赴敵矣脫一路
之中各口傳烽一協之內東西並急又將何以
應之乎甚至賊去而舉烽砲兵到而已無事者
徒令馬匹奔馳趕征一番倒歿一番也此二者
皆薊門之所當改弦者也若哨虜得實不惟加
之以厚餉而且與斬級同功虛報軍情不惟罪
及於墩夜而且與守提並坐如是而一舉一動
我先以察敵人一卒一馬不致疲於奔命

紀薊門夷情

薊之中東二協邊外夷人係朶顏衛酋首長昂

爲大頭目所屬諸酋三十六家小頭目其次莫如蟒金兒係長昂之弟其下則有長昂長子伯洪代次子來洪代長昂驍勇善戰又恃其子弟之勇力絕倫慣養死士恩結小頭目東統杜隆汪燒餅他兒滾長兔兀魯亥四撥吉伯言塔賴所合兒哈喇等酋西統煖兔那木賽打兒賣那木駱駝琴代等酋環居大寧城併大小興州等處住牧先年侵犯薊鎮中東二協地方遼東前屯寧遠等處大受其害薊鎮先事者見本酋犯

無寧日隨許本酋在喜峰口羅文峪寬佃峪大安口潘家口擦崖子冷口桃林口界嶺口義院口各給大賞口後爲我之屬夷矣節年來雖有鼠竊隨時警服長昂子長子伯洪代所生長男哈兒罵什先犯遼東被箭射死次子浪蘇尋亦病亡今存速不的者則伯洪代第三子也見統三十六家夷人部落約有二三萬騎向年已降於奴長昂父祖孫等酋俱係山後哈喇慎王子下頭目哈喇慎昨年被插酋勦除速不的恐勢

孤不能拒所以順奴欲借力以抗挿其禍原始
於此矣奴亦利於速酋之降希圖假道犯薊其
受降殆有深意焉薊鎮西協邊外酋首則有俺
答王子省愛台吉所生五子趕兔超兔土喇兔
伯言兔討而莫兔並板不二什伯言台吉阿拜
台吉召力兔台吉騷鬧台吉阿暈台吉阿堯什
台吉等酋嘯聚於商杜兀素大小廷挖雷一帶
地方住牧向爲薊西邊患後西協各路潮河川
白馬關黑峪關大水峪俱准給各酋大賞爲邊

屬夷內惟有趕兔子乞慶台吉阿冒超兔兒毛
克炭三子時常犯邊竊掠阿毛超庫兒毛克炭
係趕兔繼妻滿旦比姬所生滿旦一婦人耳猱
猱桀驁披甲介馬領兵提調視諸酋強甚薊西
常被此婦擾攘前年滿旦死三子向在宣鎮地
方擄掠乞慶台吉先入犯永寧亦被家丁射死
新聞其弟阿冒超庫兒毛克炭又被挿酋勦擄
未知的否若是則薊遼宣雲延寧各鎮屬夷俱
東折於奴西併於挿 中國之藩籬盡撤唇亡

齒寒其禍將有不忍言者則陵京根本之慮也

紀奴情

收宗族親戚之女十三歲以上者養之於內以待有功而後聘之名爲阿府譯言駙馬也嫁送家資卽予數千金勿靳矣如有斬折一王子卽拔此陣之有大功者無論尊卑卽以其王子之名號併所遺鞍馬服飾妻妾金帛俱盡畀之尊寵無二也其有受令攻城不克與摧堅而不陷

者領兵之頭目輕則戮及本酋重則闔家斬斬十人臨陣則以二人堅之持萬字鋼斧於其後稍有退怯回顧者卽以斧擊之回軍而驗有斧痕者必無贖此其法令之嚴無徇無縱而又挑精銳者萬人名伯言兒卽華人之所謂親丁歿士戰酣而後用之其各夷之弓箭鎗刀盔甲俱不計工本必極其精銛而後已其箭鏃俱長三寸許鋒利不可當有如菠菜葉者有如劍形者其攻城之具則用槐榆木厚八寸餘高八尺如

轎形下有四小輪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銷每
遇鉛鐵彈擊之似板而實活以致鉛彈遇之車
往後番去鉛彈子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
馬無所中用之攻城推至城下卽以鋪地以弓
矢仰射而以尖鐵衝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
木爲之每去一輒則以衝入五六人共坐其柄
而撼則城不能支矣奴所畏者遠之則紅夷砲
近之則萬人敵也近日東奴亦用火器插酋亦
有烏銃手四五千則皆我內地之奸人有以誨之

紀永平虜入

永平東枕陽山西繞灤水三輔天險也舊制本
道標兵一千名府屬民壯城操二千餘名自建
酋發難以來增設忠武營兵三千以一遊擊統
之稱雄鎮云頃因汰冗令下營兵減三之二操
兵減十之六七本道遂移兵壯工食以養標兵
舊役卒之首尾兩窮而冗員虛冒如故食煩生
寡重鎮武備乃不可問十月廿六日奴兵從馬
蘭峪突犯薊門督師提關外兵道經永平鄉紳

請兵共守乃以滿庫將五百名守遷安縣以楊春將千餘人守永平十二月三十日塘報奴抵近郊猶有笞其妄報庚午改元一日奴果從城北渡河我兵以紅夷砲乘半渡擊之部伍離披踰時復合遂駐宋家庄距城僅五里許或以爲東西虜疑信相半初二日奴兵蝟集旋城扎十三大營長八九里始知其爲東虜而後議散庫藏搜奸細詎意文廟天花板上奸細先伏廿日雖當夜獲其一奴而兩年前用六百金所買之

馬亦被斬訖初三日午刻奴伏東嶽廟窺內虛實放滅虜砲幾十聲擊城不中我兵以紅夷砲應之南營第三次中其帳房見兩紅幕飛入雲表何知奴計狡空設帳房向城南砍松枝圍擺假一大營紅夷雖發竟置無用是夜四鼓臨北城三官廟下郡城東北踞高山惟西南平陽北面尤險崎嶇蜿蜒人莫仰視奴卽攻所不備奸細城內連發火箭黎明由文廟射圍登城碎萬人敵北面窩舖延燒人心大驚揚武營及兵卽

楊春所領引虜登城向內放砲兵道鄭國昌目擊楊春城頭指點助逆內應顯然本道卽令衆生員以鐵尺木棍毆死之士紳鄉兵奮力堵鬪被難者中書廖汝欽閒住副總兵焦延慶生員韓原洞張汝恭田士儁李茂元劉可足李文燦羅圻羅俊羅采張鴻鸞周士魁重傷李熙李燁然金煉彩陳素吾中軍守備趙國忠竭力殉戰程應琦罵賊而死義勇鄉兵死及萬人奴登城時卽首傳原任漢兒庄副將楊文魁面詰以去

年三月曾有書札付汝爲內應今又費我攻三日笞五十棍免罪又傳鄭兵道語半日不屈身穿兩箭回衙門碎印而死又傳鄉宦白養粹再下黃旗禁放火自殺剃髮免死於是廢將孟喬芳應募而起生員宋應元倡立牌位香案滿城貴賤大小化爲異物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相繼就義庠生周祚新胡光奎合門自焚張翰國馮繼京死而無悔武舉科正唐之靖袍服北拜作別友人書十二口咸就火焉初四日未刻

奴遣兩孤山焚燬東門城樓公署民房火竟日
夜初五日奴傳白鄉宦爲永平巡撫行人崔及
第爲永平兵備盧龍知縣張養初爲永平知府
兼理縣事各授職并盤府縣倉庫府庫盤銀二
萬兩零縣庫銀二千一百兩零永豐倉并縣倉
共粟米六千餘石黑豆三千石馬草幾萬餘束
及送戶口冊下令再火屠城各官力救得免初
六日傳官生見憨卽老奴憨帳駐東門外岳廟邊
前後左右密布鐵騎胡帽黃衣坐高橈諸王子
喬芳新授白養粹張養初崔及第等

孤山席地兩列舊總兵麻登雲與焉賞降將孟
副將楊文魁等各與貂裘一襲事畢盛陳旗幟
金鼓進城周行而出老憨東行留兩子稱留守
王府招安州縣荐舉人才貢生方夢斗托跡緇
衣廩生朱濟美哭辭委任初八日以犒賞爲名
勸助金帛抵作買命生員廖師周以獻物不精
籍沒家產綁無完膚同知楊爾俊以去髮不淨
立刻斬首又移東北房屋頃刻逐行空身不及

裏糧計出連姻官生各獻室女選中王守祖谷
遇時女二白氏崔氏共五女正月廿五日奴遣
郎副將持幣聘遷安郭鄉宦潛逃郎將拘其妻
室優養之遷安縣徘徊觀望而滿庫亦先逃矣
灤州聞虜先潰有惡棍李灤江大作蹂躪倍甚
原任大僚潛逃出城

昌黎撫寧樂亭石門臺頭燕河劉家
營力修城守獨昌黎斗大孤城老奴督攻三日
不克二月十七日奴遣郎副將統虜數千搬運

財物衣飾牛馬并所搶大小男婦幾萬出口聞
被祖總兵合謀黃台吉部落協力共勦虜傷大
半財帛等項悉歸台吉郎將被傷左臂一箭腰
上一箭餘虜星散奔回永平卽閉城門扎三營
傍城其灤州亦併在府守州者四五百虜耳有
一矮小劉道人向在府持齋行符呪爲名破城
之後騎白馬執黃旗遍街遊擾細查此道乃李
永芳之戚托伊爲奸隨卽茹葷飲酒娶少艾爲
婦府屬地方遠近無不劫殺獨榛子鎮一孤城

當衝道况無官兵防守惟鎮中韓原性傾家倡
義日養土民千人并給往來兵馬草料虜至不
敢輕入后竟死于虜以其能死守恨次骨也

紀奴入犯

自五月來零奴渡河而西未聞東返束不的糴
米于高臺堡積之葫蘆嶺且薊門剋滅臺糧而
軍不歸臺又復滅其人以致空單奴旣殺將破
城關寧兵馬宜疾趨滅奴卽不然或扎營三屯
等處要路又或扎營石門險隘令奴不得西闖
乃竟守偏北不衝之薊州虜旣佔石門據形勝
止有退守三河總路乃俟其越薊始尾奔也城
下兩戰宜乘此時夜燒其營壘而俟從容扎南

海子惟求入城自逸真大誤也

石門之戰血鬪者止都司左良玉與其家丁七人每人所帶五十餘矢俱盡玉田大小泉之戰先爲奴所誘究乃殺開血路奴多披靡榛子鎮板橋之戰主帥不戰而退守豐潤奴乃虛張其營分爲七處假差喇嘛送馬求和四出搶掠遍于郊野豐潤玉田遵化寶坻巨集大村上窖所藏糧草地窖所躲男女亦俱不免蓋十日之間原野一空喇嘛纔去殺傷所餘鄉民奔積川浙兵將憤激約以初三日夜掩襲大安口副將謝尚政繇西北鼓衆先登臺兵一人扒城手刃三奴川兵一人繼之手刃二奴衆遂蟻附奴莫措手參將鄒宗武繇西南砲擊開門蜂擁直入亂砍奴賊賊遂奔潰虜與遵城內賊合力來攻馬兵據山袖手奴遂分作三股兩翼而上馬兵退避漸逼臺下俯瞰大安用木老虎火之而退時至二更我兵仍歸馬關則大安原不可守也若非馬兵失守是日可稱全勝閱二三日賊復入

踞初八日遣兵燒之奴遂亡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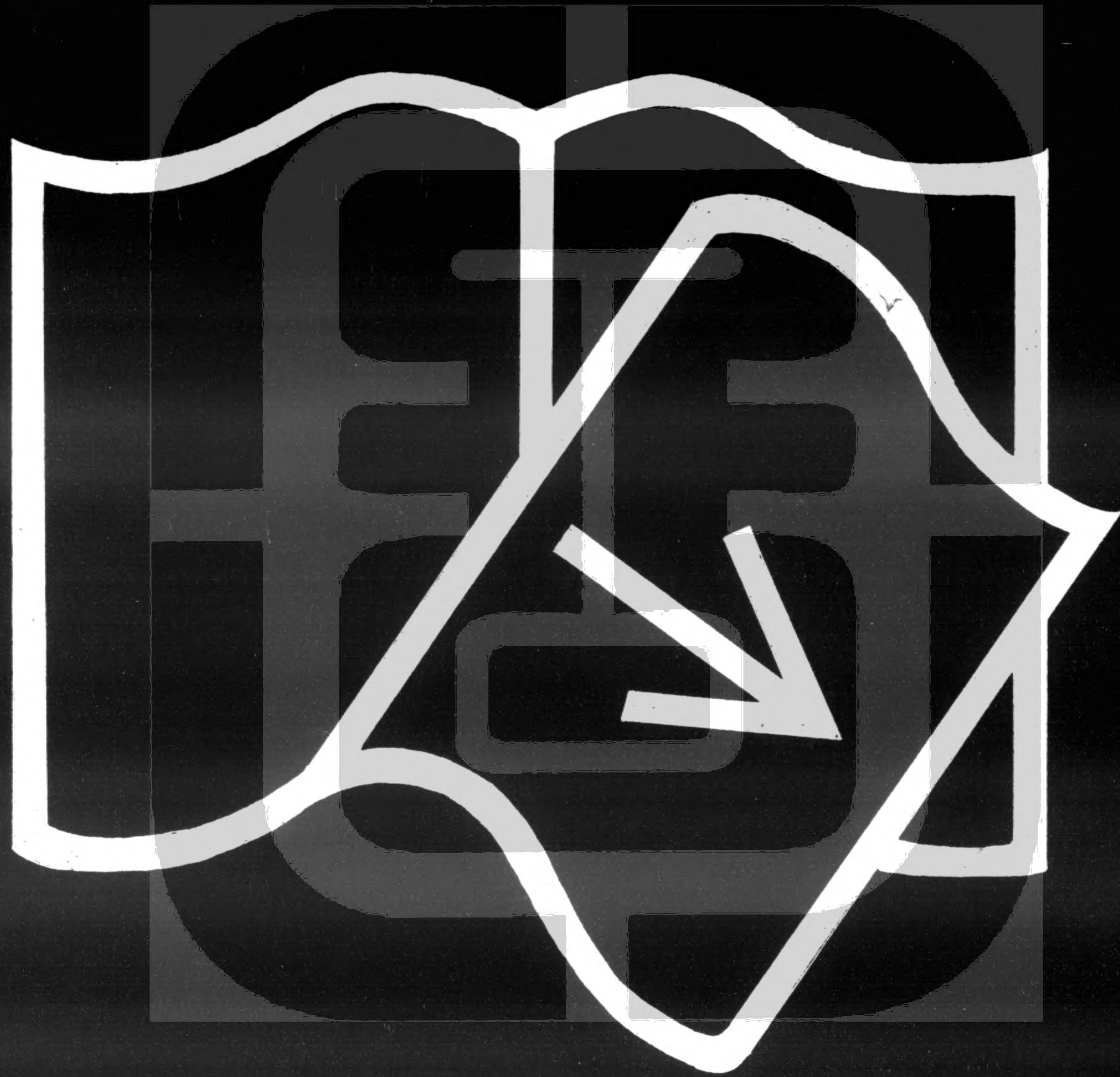
高勳俞冲霄十二月廿七日薊州城南五里橋之戰方從東來不及進城賊還西去猝然相遇殺賊甚多後雖反風自傷賊終以此不敢犯薊遵化之北爲邊邊不必備三屯踞其東石門扼其西亦不必備備正南面耳南面之口止半門等四口耳口屯一軍絕其搶掠必斃之矣或懼遵賊內出永灤遷賊外入則豐潤之東九十里爲沙河驛城雖小而厚可容三千人城外平坦可營萬五千人東去永平六十里南去灤州四十北去遷安四十里真三賊總會也揀一名將提一萬五千人守城之外列四大營不愈乎頓兵老師於遵薊之間哉

遵化一督一監軍一總兵馬步不及二萬人城內之禦敵者銃砲多于矢石則叛將柴通金有光所統潘洪兩關之兵也川湖兵扒城而入見死愈奮百折不回後雖開西門內應而認砍其潘洪兩關之叛卒以洩積恨人爭快之遷安率

鄉民攻圍奴遁獨蚤永平城外無兵奴得恣意
屠殺駕言點名城守按冊無一得脫間有一二
漏者官兵入城砍作首功當時七總兵趨灤道
徑永平倘畱一二軍于永平城外奴亦必急遁
與遷安埒一假往灤州而不來一假守大安而
後至又大誤也

周職方疏難民帶辮入奴以得其消息剪辮作
兵以助我攻圍入冊者難民共二萬七千一百
四十六名鄉兵共十萬四千八百九十一名其
分也而未入冊者攻灤約七八萬人圍遷約二
三萬人嚮應遵化約四五萬人又其合也兵民
不定分合無常官丁亦剪髮以偵探難婦遂凭
城而呼應愚謂安撫遼民正在此時

按搗西巢急川兵皆圍遵時要着蓋奴踞遵永
灤遷爲窟穴而以朶顏諸虜爲聲援董口潘關
龍井羅文盡爲賊出沒更番之地僅薊州一塊
土與奴偪壘而居故欲從黃崖或馬蘭路出口
直搗西虜之巢狼顧自驚不然遵賊伏精騎于



缺 P78

山均而以城之固自怙又時走犍哨于遷飛間
而羅文洪山之虜合力爲援則何及矣

再犯錦州情實

奴犯錦州僅六七千騎強弱相半八月內從大
鎮堡入本堡離錦州止十數里在本州西北奴
至城西河邊河離城有三四里奴分三路一路
取松山所松山在錦州正南離十五里隔乳峰
山上有接火臺正南有王官山山上有新築敵
樓正西有黃土嶺嶺上亦有接火臺正東有望
城崗崗上亦有敵樓各樓臺內銃砲俱備奴不
敢近城下止往東南一帶庄村搶擄焚燒庄村

農民歸併雙堡因雙堡臺圜堅固趨避者千餘人牲畜稱之卒以無援力盡傾沒雙堡離錦州五十里離松山三十里而松錦兵將不出門一步無一矢加奴凡雙堡迤東零星屯民殺擄殆盡嗟嗟遼人歸復故土不一二載間生聚幾何而又值此屠戮乎一路取杏山驛杏山在錦州西南離三十五里西鄰塔山所一十餘里城雖石砌炮銃可支且奴不滿三千僅自保守無援可待稼穡盡被燒燬屯民殺擄無數至若圍困

錦州之奴亦不滿三千特遠扎一營四散焚燒場圃而前鋒總兵祖大樂始得突入其餘將領不過閉門觀望而已矣撫院初到收保未及又秋成方殷農民渙居遂致奴復得志從大小凌河東去不知者奴已歸巢不思奴之老巢遠在開原之外奴之新巢近據瀋陽之中且三岔河不爲天塹插齒地任其出沒廣寧半壁之區奴復何所忌憚不以爲窺探薊門宣雲之逕路也勿以奴去爲去奴來爲來惟以實心說實話作

實事則奴去我可以實備而待奴來我可以實禦而掃所謂實者何今日之兵宜恩而不宜威今日之餉宜加而不宜減今日之將宜嚴而不宜寬將寬則兵皆搶擄無忌餉減則兵又枵腹脫巾兵威則衆必掉臂不顧此目前明見之情形也恢灤復永之日步兵死城下者倍於馬似宜倍惜

紀三將失地利

大畧杜以勇喬以智劉以紀律皆有古名將風自三將死而中國無將矣此已未春之搗巢爲失算甚也然三將之死皆以地利不明之故殷監不遠可復浪戰乎哉惟當用舟師數萬戰船千艘粟支半年於五六月西南風多之時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風揚帆先抵旅順口次進鴨綠江以舟爲家返客爲主彼來則登舟以疲之彼去則縱兵以撓之北返巢穴則水陸並進

以追之西渡三岔則四面埋伏以邀之東連朝鮮潛師以擊其東西通土蠻虛聲以嚇其西夫自山海關至鴉鵲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鴉鵲關至建州又七八百里共計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岍則爲陸登舟則爲水器械兵糧陸續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退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彼且疲于奔命之不暇如此三年而遼不能復建不能掃者未之有也

紀四城殘破善後

通州多備兵所以衛餉也在城之倉固當衛而河下之淺船亦何可不衛今以楚兵守舊城以閩兵守新城晝夜鈴鐸形似嚴矣客兵久戍寧不虞變乎况櫻城而守卽土兵民兵頗足爲衛久留遠來勤王之師非計也移出新兵五千渡河東立營教閱從來防敵必防於敵來之衝待敵抵城而後言守晚矣

薊州背挾高山而城綿亘西南虎視東北誠天

險也虜之不敢近城窺瞰者蓋爲背險我兵登山可以遠瞭且四面皆我內地援兵易至誠能去城東北設二堡或立二營以二守備官操閱於此以壯聲勢復以大兵分營閱於山上令旌旆烜赫真可以張神京之氣或虜騎無知長驅至此又不難以東北二營爲翼兵設伏於外收山上大兵掩旗襲鼓誘虜前進一鼓而奮據高陽而戰遠來以佚待勞必勝之地也若不出此徒效近日櫻城而守之策虜一據山城困必矣

永平殘破之後民屋田產殆爲諸將各兵占盡民之死虜者十之七回鄉與降虜赦死者不過十之三耳城中屋閭殘廢有有主而不得復業者蓋謂將兵已雄據矣田產亦然故城內外兵民雜處異鄉之人携本而至者羣居不分良善將日益驕惟知營繕田產兵日益惰第效嫖飲相嬉孤鴻嗷嗷此時若不急屬能幹有司急速明查新舊以編民戶移出重兵大將遠離城郭

鎮守要口以安人心恐變在蕭牆而不在奴虜也况永城甚得地利經山帶壑頗稱阨塞倘當日無內應其城决不致陷矣

沙河小驛耳然通接往來何可一日無人前爲虜所殘滅殆盡今移隣縣驛夫當差於此此類不過暫寓應差差完隨歸一城之中存屋不過十數間一片皆爲瓦礫之場荒涼特甚往來過客投宿無地望望而走徒生淒楚當此之時若不急移人民以實其城量調兵馬暫駐其地以安人心而徒令關要驛地人民傳舍甚非所以靜道路也

關門之險可稱天府天下財賦輸聚於此居其地者人人忘虜患而利財藪非獨商賈爲然兵將之志鮮不以此故風俗之靡麗日盛而疆場之實備益弛觀關寧諸將近有二患一曰驕二曰憤昨聞敘功未的有當賞而未賞有不當賞而蒙賞故賞者滋驕而未蒙賞者成憤漢高帝用樊噲流得一城與一城之賞而韓信則壇而

拜駕馭之術如此今諸邊將求其似噲者當無
一二而人人皆加大將銜得無駭乎而不預者
之憤憤作冷眼觀也宜急下檄諭使驕者毋驕
以保此尾使憤者毋憤以勉桑榆是亦激勸之
一機也

寧遠逼與虜處虜之畏首畏尾蓋以寧遠爲害
也不吞寧遠關門未可圖也然寧遠四面受敵
獨首山一面可以拒虜然虜不從首山超越亦
多岐路故昔攻寧遠者四面圍繞但憚城中有

西洋砲耳近因外有土城之護人心亦懈殊不知土城太逼反使磚城難恃故今撫鎮道議守
一謂磚城一謂土城各持一論俱非也善守者
敵不知所攻今乃守於必攻之城亦拙矣多走
間諜謹烽火遠斥堠不必崑恃其城而憑城爲
退守之地張疑兵於首山結大營於城外或困
其饑乏或擊其惰歸或以杏松二山絕其後或
以呂華二島出其虛必使奮勇一戰然後以登
萊之師復南四衛爲右翼以寧遠之師復廣寧

爲前驅互臨三岔河爲首尾之應使兩河之間
得遂稼穡再開蓋礦以佐軍需是知必有廣寧
南四衛而後巢可擣巢擣而後遼陽可復也
八月十三日奴酋三千束不的三千繇大鎮堡
寅時入分二股一股上杏山高橋鋪一股上松
山直薄錦州城下放火燒一帶庄屯十四日又
薄錦州城四面咸燒復散深入燒掠庄屯十八
日克雙堡臺八月廿九繇大凌河小凌河右屯
衛大路而去將右屯城盡拆毀惟祖大樂得首

級三顆於杏山今內外將材兵馬雲集於此糧
餉器械雲輸於此天下之物力無不全副湊聚
於此視他鎮呼之不應應之悠緩真河漢也而
卒歸於難者局勢之不一人心之渙散也閣撫
與鎮道不一未也鎮道與部關不一猶未也西
人與遼人不一登萊與關寧不一將與兵不一
兵與民不一將不一件上兵不一件將上畏將
將畏兵兵將畏虜有人於此若能全副力量挑
起重擔卽以全副精神幹辦挈領斯振耳

紀戶口

戶口名數據昔日刊志之時言也後來

神宗四十八載遼氓之蕃育益增一旦被奴屠戮殆盡當何如生聚何如教養凡可以固遼疆墾遼土振作官生招徠流離總不外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用遼將統遼兵鼓遼兵復遼讐兩言而已矣

國之大計莫過田賦遼土失後奴住牧者沃壤染于腥羶我棄置者膏腴變爲榛莽額糧額艸

額錢額貢額科額銀一毫無出關寧十萬之衆止嗷嗷待食于京運海運東南之民力帑藏之積貯安得不竭且耗也如奴以十月克遼亦以十月無餉各項搜括不敷旬日之給推至今春三月繇天津運至山海稍濟其急脫巾道傍禍有不可知者司國計宜預爲之所勿得再誤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寧遠錦州屯所出鹽課僅以修公館備典禮儉至十分之一豈全盛之世置而不講者

紀任名將定國是

自古聖君賢相之定天下也必先定國是國是者如漢武欲鞭撻匈奴則專任衛霍漢宣欲綜名實則信用魏相武侯欲興蜀漢則以嚴治蜀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贇皇晉武欲平吳則密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登壇數語六國之封子房破之前箸一籌當是時羣議紛紛而斷以獨見衆言擾擾而持之愈確謗書盈篋也姑俟其成流言載途也姑觀其後此乃

所謂國是之定也而今果如是乎武曲將星慘黯不明久矣

紀將

將不必別選也本其分闡者實任之足矣反其任將之積弊則爲實任以實任者卽收實効唯刻于持議而反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矯祝誇冒虛于首虜鮒居鯢入攘實于他人僞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絀屠腸蹠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

坐而取印罔而飭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絀赤羽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驅虜絕塞蓋而覆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絀士生斯世卽有忘家裹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掣肘于築舍之謀耳

據投鄉降夷之口詞奴酋某日上馬某日犯搶徒事套文空膽塘報並未見設伏出奇身先士卒而與奴對壘者也謂之大將可謂之抄傳塘報之大將亦可

將權

今居平政令盡出自督撫當陣鼓旂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

醫間先生集序

此在關外前屯作

蓋聞知飲食之道則知去就之道知去就之道則知生死之道雖然知味難矣五位而知宰相之味則役宰相而知具官之味則曠韋布而知泉石之味則癖通顯而知鐘鼎之味則羶危疆而知安樂之味則彌苦著述而知千秋之味則彌短予聞給諫賀先生一見白沙悠然自旨官可舍戶可閉撲殺者吐實焚劫者羅拜請革內鎮守一疏洵有德之言故可謚可祀也先生曰

東遼宐祠者馬都督雲葉都督旺此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遼開創衛所建立學較濯
變腥膻更左衽爲衣冠禮義何可忘也予奉
詔直抵遼東都司今在寧遠攷先生集義州古
曰宜州有虞封十二山時已爲中國之地矣馬
葉二公繇登萊招附經營設遼東都司焉東翼
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寧諸城亦一都會也唯
北邊與虜隣耳先生又云怀柔伯當久雨時遣
諸將治水口歸設酒延之後來將官慮邊事甚

少而禮接下僚尤不多見也余在前屯謁文廟
登城試萬人敵一火箭三於是張副將身
先當虜虜首至自瑞安堡余在城上痛飲作戰
氣將軍益怒奮卽以是日入關爲公作序詩不
云乎肅肅免置椽之丁丁合敬畏之心猛鍛之
力然後武夫可干城干城可腹心試揆九塞遼
肩臂也策全海遼腹心也有水陸夾攻之法而
無三方布置之法莫若關內關外一海內海外
一飭海師共濟如左右手目不反顧足不旋踵

此其時矣否則青齊准揚盡以海爲邊患在腹
心歟肩臂歟以肩臂視遼無不肩臂忽也以腹
心視遼無不腹心奉也夷虜動靜之原天下離
合之勢不可不熟察也

